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和谐与自由的保证

〔德〕威廉·魏特林 著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和谐与自由的保证

〔德〕威廉·魏特林 著

孙则明 译

商务印书馆

1997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和 谐 与 自 由 的 保 证

〔德〕威廉·魏特林 著

孙 则 明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7-100-02393-9/D·209

1960年4月第1版 开本 850×1163 1/32

1997年4月北京第5次印刷 字数 294 千

印数 5 000册 印张 11 1/8 插页 5

(60克纸本) 定价: 13.60元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ilhelm Weitling
**GARANTIEN
DER
HARMONIE UND FREIHEIT**

Akademie-Verlag · Berlin · 1955

据柏林科学院出版社 1955 年版译出

威廉·魏特林 (Wilhelm Weitling, 1808—1871) 是十九世纪德国无产阶级早期的思想家之一。他的思想带有明显的乌托邦主义的成分, 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8 年英文版序言中指出: 魏特林的共产主义思想“还是颇为粗糙的, 尚欠修琢的, 纯粹出于本能的一种共产主义”。

《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1842 年), 是魏特林的主要著作,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书有很高的评价。本书是根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科学院出版的德文版翻译的, 卷首有编者导言, 对原著作了详细的评介。



Welling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着手分辑刊行。限于目前印制能力，1981年和1982年各刊行五十种，两年累计可达一百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将陆续汇印。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2年1月

目 录

貝恩哈德·考夫霍尔德: 导言.....	3
威廉·魏特林: 和諧与自由的保証(1842年)	
序言.....	55
第一部分 社会病态的产生	59
第一章 社会的原始状态	60
第二章 私有动产的产生	64
第三章 私有不动产的产生	67
第四章 遺產繼承的发明	79
第五章 战争的发生	83
第六章 奴隶制度的产生	86
第七章 商业的发生	90
第八章 金錢的发明	93
第九章 爵位和职銜的产生	110
第十章 軍事制度	115
第十一章 祖国、疆界和語言.....	122
第十二章 金錢与商品的杂货店	138
第十三章 宗教和風俗道德	150
第二部分 一个社会改革的理想.....	157
序言	158
第一章 社会制度的要素	160
第二章 論管理	168
第三章 論科学	171
第四章 論选举	174
第五章 論劳动	186
第六章 技工团	188
第七章 中央技工团	189
第八章 工作理事会	190

第九章 三人团	191
第十章 交易小时	192
第十一章 事业封锁	213
第十二章 艺术、科学院、或生产舒适品的劳动的管理机构	216
第十三章 妇女的地位	219
第十四章 学习軍	222
第十五章 哲学的医学	224
第十六章 共有共享制的优点	236
第十七章 整个体系的概觀	241
第十八章 可能的过渡时期	243
第十九章 对于过渡时期的准备	289
結束語	291
附录.....	293
第三版的序言	294
第三版的重要增补和修改(1849年)	312
参考書目	349

导 言

十九世紀前半叶，德国开始克服它对于英国和法国在經濟上的落后性，并且轉变成一个現代的工业国，它的生产在三十到四十年代特別迅速地发展起来。原来在无数的专制的德意志城邦中被排除于政治权力之外的資产階級，現在在經濟上大大加强起来，并且提出了政治要求。

同时，資产階級的掘墓人无产阶级也在德国发展起来。虽然它比英国和法国的无产阶级在数量上还是少的、还是分散和不发展的，但是在紡織工人的起义中，已經証明了它的革命力量，并且提出了它的独立的政治要求。这种发展使 1848 年的資产階級民主革命趋于成熟，这次革命的历史任务是推翻封建专制主义和建立德国的統一。德国的工人階級必然会覺悟到它的社会地位和它自身的特殊利益。在革命的前夕，卡尔·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发表了《共产党宣言》，作为德国工人階級的革命組織“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綱領。在这个宣言里，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規律、資本主义的本質、无产階級的地位、它的世界性的历史任务——永远消灭剝削和压迫——以及它在未来革命中的作用，这一切都作了說明。在这里，馬克思和恩格斯奠定了革命的无产階級的战略和策略，并因此給德国的、乃至全世界的工人階級一个包罗一切的、科学的綱領。

但是，这并不是无产阶级階級利益的第一次表示。在此若干年以前，已經有一个人以一种“史无前例光輝灿烂的处女作”（馬克思語）^① 宣告了无产階級的解放；那就是德国的革命者威廉·魏特

^① 馬克思：《評“普魯士人”的〈普魯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1956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483 頁。——中譯本編者

林，他以他的主要著作《和諧与自由的保証》，从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向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迈进了决定性的第一步。他认识到工人阶级能够自己单独地消灭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他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观点远远地超越于英国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学说之上，尽管在基本上他从未克服过空想的乌托邦主义；从没有达到对于社会发展的科学认识的阶段。这一点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做到的事。但是，作为形成中的德国工人阶级的发言人，魏特林是有不容遗忘的偉大成就的。

《和諧与自由的保証》一书出版于1842年12月，最近的一次是1908年由弗兰茨·梅林編輯出版的。^①

威廉·魏特林于1808年10月5日生于馬格德堡。关于他青年时代的情况所知甚少。他的父亲特里揚是法国軍官，死于拿破侖的侵俄战役。他的母亲克利斯丁与成衣工人柏恩結婚，她自己充当女厨师来維持生活。魏特林在馬格德堡上过中等市民学校，1822年，他被送到一个成衣匠那里学手艺，学的是縫紉妇女服装。1827年，他为了逃避兵役，跑到汉堡去，在那里充当妇女服装工人，并且設法搞到一份流动手艺人証書，在这上面他把汉堡填作他的籍貫。1830年他到了萊比錫，在那里他以一个諷刺詩人的身份参加了革命运动，这种运动在巴黎七月革命之后，流行于德国的許多地方。据說，他曾經向《萊比錫日报》投过“激进的”稿件。^② 1832年底他到了德累斯登。1834年到維也納。估計这时魏特林已經很認真地在研究社会問題，感覺到必須对劳动者的境遇作重大的

① 梅林为这本书写了一篇序言并加了许多注釋，論述魏特林受拉梅耐（1782—1854，法国神父，政論家，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思想家之一）、傅立叶和欧文等人的影响。
——中譯本編者

② 見艾弥尔·卡勒尔：《威廉·魏特林。他的活动和学说》，1887年霍廷根-苏黎世版，第31頁。

改善。他自己在 1849 年說：“我在德國周游很久，……我曾試圖說服別人贊同我當時還不成熟的關於平等的看法”。^① 雖然他在維也納收入甚好，但是，“一種尋求志同道合者的熱望”驅使着他到巴黎去。^② 1835 年 10 月，他到了巴黎，並成為“流亡者同盟”的盟員，幾個月之後，這個同盟中的急進的、大部分是無產階級出身的盟員脫離了該同盟，另行成立了秘密的“正義者同盟”。無疑的，魏特林曾積極參加過這場辯論，特別是展開了對雅科布·費奈迭的攻擊，新同盟就是在此種情況下成立的。不久，他和卡爾·沙佩爾、亨利希·鮑威爾一起成為理事會的成員。1836 年 4 月，魏特林再一次通過德國旅行到維也納，1837 年 9 月回到巴黎。在這裡他開始了作為德國無產階級第一個獨立的理論家的活動。

在這些年間，巴黎是歐洲一切反對派和革命力量的活動中心。正象梅林曾經說過的，在這裡空氣中含有社會主義思想的種子，每個人隨時都在吸入。^③ 在這裡，偉大的資產階級空想社會主義者聖西門和傅立葉曾經起過作用。聖西門逝世之後（1825 年），他的學說由他的門徒勒西普、勒魯、舍伐利埃和安凡丹等人加以整理和通俗化，特別是巴薩德，他在巴黎主持聖西門主義的講座，這些講座的主要內容，我們在他的主要著作《聖西門學說的闡述》里可以看到。在已經墮落成反動的聖西門主義者的宗派解体之後，傅立葉把許多社會主義者集結在他自己的周圍。傅立葉逝世之後（1837 年），傳播他的學說的主要是維克多·孔西得朗，傅立葉主義的最重要的代表，他同時主編傅立葉主義的正式機關報《法郎

① 本書 295 頁。

② 見梅林為《和諧與自由的保證》1908 年紀念版所寫的《序言》。原句大概出於魏特林 1851 年在《勞動者的共和國》上發表的《關於金錢制度問題十二年來宣傳結果的概觀》一文。

③ 見梅林編《和諧與自由的保證》1908 年紀念版，第 265 頁上，梅林的注釋。

吉》和《和平民主日报》。圣西門和傅立叶的信徒們試图建立共产主义的移民区共产自治村，这种試驗虽然由于迫害而停頓，仍然不断地重新进行。

里昂工人的起义（1831年和1834年）特別給了社会主义学說、同时也給了民主共和主义的学說以强大的推动力。早在1820年，意大利的燒炭党人运动已經傳入法国，主要是由巴薩德組織的。1830年，意大利独立运动的領袖馬志尼和燒炭党人联合，一年之后在馬賽成立“青年意大利”的秘密同盟，1834年在瑞士又和其他国家的秘密組織合并成为“青年欧洲”。邦納罗蒂組織了一个秘密的会社，并通过他的著作《巴貝夫的密謀》（1828年）^①保持了对于巴貝夫密盟的回忆。最后，1838年在布朗基和巴尔貝斯的领导下，成立了“四季社”，从本質上說，它是和“正义者同盟”結合在一起的。

虽然在所有这些运动之間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联系，但是它們的階級基础是极不相同的。首先，“青年欧洲”这个联合組織是一种小資产階級的共和主义的运动，它不超出对于共和国和資产階級改良主义的要求之外。而在各个秘密的共产主义組織之中，則以“四季社”为最重要，它的目的在于通过秘密的結盟和暴动来实现共产主义。

德国人的各个組織，主要是“正义者同盟”，在巴黎已經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漸漸地产生了这样一种看法，就是：必須放弃至今一事无成的那种革命策略和派別分裂的做法。革命的主要任务在于組織和启发当地的德国手工艺工人，当然也通过許多密使和回国的手工艺工徒进行宣傳工作。經過脫离“流亡者联盟”而进行的激烈的辯論——留在該同盟的，只剩下“象雅科布·費奈迭”一类最无能

^① 又名《为平等而密謀》。——中译本編者

分子”^①——对于理論的明确性和具有自觉目标的行动的要求大为增强了。中心的綱領是根据人生来平等这个理論引伸出来的对于财产共有共享的要求，也就是所謂平均共产主义。

在这些条件下，1838年在巴黎产生了魏特林的第一部作品《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②，其中已經包含了他的《和諧与自由的保証》一書的主要思想。他和另一些盟員接受了“正义者同盟”的委托，从理論上論証财产共有共享的可能性，以便为同盟提供一个适合于新任务的全面的綱領。这一部著作标志了：魏特林与资产阶级的烏托邦主义者和追随这些烏托邦主义者的各个宗派；以及当时一切小资产阶级改良派和暴动派相比，他在社会主义发展中作出了长足的进步。被压迫者实行暴力革命的思想，已經由布朗基表述过，——但是他所指的始終是秘密結盟者一小部分人的恐怖活动。魏特林远超出布朗基之上，他号召全阶级的行动。他作为无产阶级的代言人（也就是說，作为基本上正在无产阶级化的手工艺工人的代言人），要求通过对社会貧困的根源的研究，而为无产阶级指出一条走向更好的社会的道路，而不是建立一种和現存社会秩序相对立的什么新的“社会体系”——这种“体系”已經有不少了——或是号召新的暴动密謀。

这部著作的任务應該是启发群众，以便使群众在旧社会崩潰之后，在新的社会里認清道路，而不致重新陷入一种新的无政府状态。魏特林認為，劳动者貧困的原因在于“劳动和由劳动所創造的財富的分配不平等”。^③ 这种状况主要是由金錢——它是人类

① 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386頁。

② 它是岁序更迭时付印的，有部分版本印有1839年字样。1840年譯成匈牙利文，后来又譯成挪威文。

③ 魏特林：《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1919年慕尼黑、維也納、苏黎世版，第9頁。

一切罪恶和过失的原因——所造成的。因此，在未来社会里，首先必须废除金钱。在当时还流行着一种看法，认为工人阶级的贫困是机器的罪过，魏特林反对这种流行的意见，他认识到只因为现存的制度才把机器这个本来是减轻劳动和加速进步的工具变成了加强剥削和扩大贫困的工具。他还证明，从统治阶级或是从其政府方面来的改革，不可能导致劳动者境遇的改善。“就象人们硬要你们相信的：迄今所写的、印的那么多的法律和条例，都是为了提高你们的福利和维持社会秩序的，这些东西多得简直足够你们整个冬季住室烧火取暖之用，其实，其中所包含的无非是要盘剥和虐待你们，而人们却从来也没有征求过你们的同意。”^① 工人阶级阶级斗争的目标是财富的共有共享制，它促成“一切人的平等的生活地位”，以及人类中的“无忧无虑和友爱”，因此这是一种这样的共有共享制，它表现出一个“人类的大家庭的联盟”，既没有国家疆界，也没有语言的隔阂。在“正义者同盟”的组织里，在工人联合会和在后来由他所建立的德国手艺人共产主义食堂里，魏特林看到了新的社会制度的萌芽和模型。只有通过工人阶级的革命解放，共产主义的建立才有可能。他写道：“你们不要相信，通过和你们的敌人的和解，你们可以有什么成就。你们的希望只是在你们的宝剑上。你们和他们之间的任何和解，归根到底只能对于你们不利。”^②

因此，魏特林在用革命的强力推翻现存社会制度的问题上，以及在他自觉地站在工人阶级——并且是向工人阶级一边倒——的党性立场上，从他的活动一开始，就是傅立叶、圣西门和欧文（当时在法国还不很著名）的乌托邦式体系的最尖锐的对立者。正因为这

① 魏特林：《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1919年慕尼黑、维也纳、苏黎世版，第7页。

② 同上书，第23页。

样,在无产阶级正在形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认识到它的地位和历史使命的时期内,在无产阶级正在从一个自在的阶级变成一个自为的阶级的转化时期内,他对于无产阶级意识的形成和巩固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正如恩格斯说的:“他们有魏特林作为共产主义理论家,他完全能跟他当时那些法国竞争者相匹敌”。^①在这里,永远不能忘记,魏特林是工人阶级的一个代表,他是出身于工人阶级的。因此,与当时尚未充分发展的德国无产阶级前身的成熟程度相适应,在他的著作里留有痕迹,是很自然的。

曾经有人企图把魏特林描写成依赖于卡贝(布鲁诺·鲍威尔把魏特林叫做一个“不知厌倦的抄袭家”,特别是指抄袭卡贝而言)^②。这无论在内容和时间上都是错误的。卡贝的《伊加利亚旅行记》是1840年、也就是说是在魏特林的著作^③发表两年之后在巴黎出版的。在前此若干年,即1834年至1839年间,卡贝一直居留在英国,只是在他的那本书出版之后,才在法国开始有“伊加利亚”的宣传,他对于劳动者的影响——他的作品在劳动者中流传甚广^④——首先固然可以从这本书的小品文性质来说明,同时当然也可以从无产阶级,特别是手工艺工人的思想上的不成熟性来说明,他们以很大的热情来谈论每一种新的社会“体系”。卡贝的重要性主要在于,他在民主共和国里看到走向共产主义的必要的初级阶段。他无疑是一个“最有声望然而也是最肤浅的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⑤,他否定被压迫阶级方面的任何暴力行动,呼吁有产阶级

① 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340页。

② 布鲁诺·鲍威尔:《1842年至1846年期间德国政党斗争全史》,1847年夏洛屯堡版,第46页。

③ 指魏特林的第一部作品《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1838年)。——中译本编者

④ 海·艾韦贝克把它译成德文。

⑤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67页。

的正义感，并且要想通过对于利益的渴求而争取他们也赞同共产主义。由于他否定革命的行动，他远远落后于魏特林，并且在他那本书的德文版序言里，明白表示反对来自瑞士的作品，指责这些作品“特别强调暴力的行动”^①，其中主要是针对魏特林的著作。他说，“不要用暴力，不要用阴谋，只是逐渐地在同意、说服、谅解的道路上”^②就能实现向财产共有共享制的过渡。同样，魏特林在1849年也曾经强调过他和卡贝的矛盾，说到“拘泥小节的理想在卡贝和欧文的著作中是十分空洞的”，并且批评卡贝“和欧文、拉霍蒂埃、德萨米、路易·勃朗以及其他等等一样，并没有彻底解决那些主要的问题。”^③因此，魏特林不仅不依附于卡贝，甚至他是这个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敌对者。

魏特林的处女作《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表现出某种特殊的倾向性，摹拟圣经的语调和宗教成语，在《和谐与自由的保证》（1842年）一书里虽然减褪了，但是在《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1843年）一书^④里，却是全书的主调。在这里，他依据于一个天主教的神父拉梅耐，拉梅耐有两本书：《一个信徒的话》（1834年）——由路·白尔尼译成德文——和《人民书》（1838年），后者在出版之后就由魏特林自己译出，对于工人阶级曾起过很大的影响。从天赋人权的理论，特别是从卢梭的理论出发，拉梅耐诅咒现存的情况是一种魔鬼的事业，并且以鲜明的色彩描写了统治阶级霸占土地和压榨人民的暴行。劳动人民应该而且必须使用武力（后来，拉梅耐放弃了使用武力的主张）以便消除财富分配上的不公平和争取全人类的自由。但是，拉梅耐并不是共产主义者，而是一个

① 卡贝：《伊加利亚旅行记》，1893年马格德堡版，第17页。

② 同上书，第21页。

③ 本书302页。

④ 按这本书是1845年出版的，1843年发表的是《贫苦罪人们的福音》一书的广告和部分章节的篇目。参看本书32页注①。——中译本编者

对于要求和取消私有财产的种种社会主义体系抱极端反对态度的人，他并且认为，这些体系是要把人类更降低到禽兽之下。他所要求的是一个包括全世界的小资产阶级的基督教王国。“……现在主要的并不是剥夺已经占有财产的人的财产，而是要给那些被夺去财产的人设法获得财产。”^①因此，就内容而说，魏特林和拉梅耐是根本不好相比的，但是，魏特林却又不愿意使自己完全摆脱宗教的观念。尽管如此，他仍然是现存各教派的严厉的反反对者，并且特别是反对教会的组织，他控诉并且判定这些组织是统治阶级的工具。

1839年5月12日，“四季社”举行了一次起义，“正义者同盟”也曾参加。这次密谋——在准备和实行的时候，都没有注意取得群众的支持——被镇压下去了，组织被拆散，领导者被关入监狱。沙佩尔和鲍威尔在羁押多日之后被驱逐出境，他们跑到伦敦去。现在，伦敦成为同盟的中心了。魏特林留在巴黎，集合拆散的盟员。从有关他当时活动的少数报道中我们知道，他是通过许多集会和通过与手艺工人的个别谈话来达到集合盟员的目的的，在那些集会上，他表现出是一个杰出的演说家。但是，针对工人的恐怖暴行，加重了他的革命活动的困难。1840年夏，他曾到瑞士去作短期的居留，考察在那里的工人联合会里有无进行同盟工作的可能性。海尔曼·艾韦贝克接替巴黎区分部的领导者。

1841年5月，魏特林决定迁移到瑞士去，最初是到日内瓦。在这里和在瓦德省区，1834年成立的“青年德意志”的残余还继续维持着，这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反共产主义的运动，对于日内瓦工人教育协会里的德国手艺人有着相当的影响。此外，那些追随伟大乌托邦主义者的各个学派和宗派的思想在这里也起着

^① 拉梅耐：《人民书》，1905年莱比锡版，第91页。

很大的作用——其中首先是傅立叶主义者。在洛桑、日内瓦以及其他較大的城市，有一些書店和印刷社在推銷拉霍蒂埃和卡貝的著作，以及后者办的期刊《人民报》^①。蒲魯东在他的著作《什么是财产？》已經著名之后，甚至受到瑞士科学院的聘任。孔西得朗举行一些很受欢迎的講座，并且由此获得許多新的信徒，从而有可能創立了傅立叶主义者的期刊《偵察兵》。此外，还有人試圖在卡維和洛內之間的海角上建立一个共产自治村。

魏特林和他最亲密的战友西蒙·施米特、奥古斯特·貝克尔、塞巴斯提安·載勒尔以及两个丹麦人彼得逊和克里斯田生，按照慣用的战术，决定在現有工人教育协会里建立同盟的小組和食堂。当然也要在其他的城市里創立新的协会。与“青年德意志”的人相反，他号召公开地进行宣傳工作。这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嘗試，以便从迄今的宗派主义中解脫出来。魏特林解釋說，这样做是必要的，“为了看一看年輕的共产主义原則是不是配得上它的偉大目标，好使那些胆怯的外交官、市长和商人們也习惯一下共产主义学說的喧嚷，如同船工們习惯于波濤澎湃的声音一样。”^②这种做法不无成效，到1841年底，在日内瓦、洛桑、威維和摩尔西等地成立了許多食堂，虽然大多数未能持久，但是对于該地手工艺工人的組織有所帮助。同时，魏特林在日内瓦出版了一个月刊《吁助德国青年》，在瑞士，同时也在法国、英国和德国銷行。按照魏特林自己的統計，这份月刊約有一千份定戶，其中巴黎有四百份、倫敦有一百份。^③总起来說，他受同盟委托的活动，实际上由他的期刊和他

① 这是卡貝在1833—1835年期间办的一个周刊。1841年复刊后改名《1841年人民报》。——中譯本編者

② 引自梅林：《德国社会民主政治史》第1卷，1919年斯图加特版，第104頁。关于社会主义的宗派分歧的历史根源及克服的必要性，参看馬克思：《致弗·波尔特》（1871年11月23日），《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465—468頁。

③ 参看本書305頁。

在各地的同志所支持，起初伸展在瑞士法語区，后来又伸展到瑞士德語区，主要是在日内瓦、瓦德、諾恩堡、苏黎世、亚劳和伯尔尼各省。

在“青年德意志”的成員以及他們的領袖(馬尔、杜勒克、斯坦道等)的对抗下，魏特林被迫在許多城市里从公开的宣傳又回到秘密的宣傳。在很多协会里，“青年德意志”的人和“正义者同盟”盟員之間发生公开的冲突，其結果大半是这一个或那一个集团退出协会，另行成立自己的协会。此外也可能組成新的共产主义的协会。在这期間，魏特林和倫敦以及巴黎的同盟的領導人，主要是艾韦貝克，經常保持联系，并且得到他們多方的支持。

魏特林的活动不能长久瞞过瑞士的資產階級。他的有力的、富有鼓动力的語言，在他第一本著作里已經發揮了那样大的作用，在这份期刊里(从 1842 年 1 月起改名为《年輕一代》)也不能不令人傾听。期刊的口号是：“反对个人利益，如果它損害到全体的利益；爭取全体的利益，而不把任何一个人除外。”^① 魏特林凭着这份期刊来指导他的宣傳員和鼓動員，^② 并号召工人們起来作独立的行动。“自从人类有史以来，始終是別人来維護我們的利益，其实不如說更多地是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因此看来不久也該到时候了，我們一旦壮大起来，就要摆脱別人對我們的这种討厭的、无聊的监护。”^③ 关于統治階級想使“监护”永恒化的原因，魏特林写道：“……从来就是这样，并且今天还是这样。每一个新的、指責現存社会的缺点以及要求消除这些缺点的理想，总是和这样一些人发生冲突的，这些人的生活、私利、嗜好和欲望都与現存社会的缺点

① 引自梅林：《德国社会民主政治史》第 1 卷，第 104 頁。

② 魏特林写道：“人的任何权力不能阻止住善良和真实的宣傳；人不能防止人們在劳动时、餐桌边，在他們的臥室里，以及在他們散步时說話”。引自上書。

③ 引自梅林編：《和諧与自由的保証》1908 年紀念版，第 XVII 頁。

紧密地联系在一起。”^① 其他的瑞士和德国的报纸及杂志^② 也都刊登关于同盟工作的消息和文章。例如：《电讯》于1842年8月14日曾从魏特林的期刊里转载了他的重要论文《共产主义原则的政府形式》，这篇文章要求，不是把“大人物”，而是要把有“才能”的人选入政府。关于这篇文章《莱茵报》写道，显然这是一种人们不可能否认它的“天才和创见”的思想^③。这个思想在《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里又作了进一步的发展。

不久，就发生了对于魏特林和他的同志们的报复手段。他被接连地从日内瓦（1842年12月）、伯尔尼和瓦德各省区驱逐出境，期刊的印刷遭受阻碍，寄往法国和德国的期刊被没收了。他移居到威维，并且在那里的工人协会里发挥了极有效的作用，这个协会原是由“青年德意志”的人控制的，魏特林把协会里的多数争取过来，“青年德意志”的人反而退出去，另行成立了一个自己的协会。根据魏特林的报道，到1843年中，在瑞士有十三个工人协会，共有七百五十名会员，同盟对他们都有或大或小的影响^④。魏特林也试图和有声望的瑞士公民取得联系，例如和出版家尤利乌斯·弗吕贝尔的联系，后者在印刷品销行上曾经给予帮助。此外魏特林有一个时期还有过这样一种想法，要求申请入瑞士籍，以便能够进行不受阻碍的宣传工作。但是由于瑞士官方不久就加以迫害，他不得不放弃了这个计划。同样的，他也曾努力争取海尔维格和谷兹

① 魏特林：《这样是不能持久的》，载于《年轻一代》，又《电讯》1843年2月份第25期上曾转载。

② 例如：瑞士的《邮政小号角》、《人民使者》、《西兰人》、《国民报》、《乡村报》、《来自瑞士的德意志通报》及后来的《瑞士共和主义者》；德国的《莱比锡通报》、《莱茵报》、《电讯》和《哈勒年鉴》（以后称为《德国年鉴》）等报刊。

③ 1842年9月29日《莱茵报》上的小品文。该报在同年9月30日又从《年轻一代》上转载了一篇通讯——《柏林的家庭住宅》。

④ 约·卡·布伦奇里：《瑞士的共产主义者。根据从魏特林那里发现的文件。委员会给苏黎世州政府的报告书全文》，1843年苏黎世版，第23页。

科夫参加同盟的工作，但是沒有成功。

在 1842 年全年中，魏特林除了他的多方面的政治活动以外，不厌倦地致力于他那主要的著作《和諧与自由的保証》。1842 年 12 月間，在他到达威維的那个月里，这本书已經在《年輕一代》的印刷者亚历山大·米霍德那里出版了二千册。数以百計的工人捐助印刷費用，并且以取得該書为报酬，他們自己也担任推銷工作——一直銷行到德国内部。同样，从巴黎和倫敦也寄来对于印刷这本为大家久已期待的書的捐款。艾韦貝克就預先說过，“这本书要和大卫·施特劳斯博士的《耶穌傳》一样發揮作用，……”^①。这本书不仅在手艺工人和劳动者之中，而且也在一部分資產階級分子和知識分子中間获得一种輝煌的成就。路德維希·費尔巴哈以最高的推崇說到“这个成衣工人的思想和精神”，并且說，“这个手艺工徒的严肃、气度和求知欲使我感到可惊”。他譏笑地問道，那些高等学府的生徒們和这个手艺工人比起来算得什么呢，并且特別指出魏特林是他的階級的先知——这是一种双重正确的評价。^② 同样，亨利希·海涅，虽然他把自己和魏特林严格划清界限，也不能不佩服他是一个“有天才的人”。海涅在他的《自白》一書里写道：“……他决不缺乏思想，他那題名为《社会的保証》（按即指魏特林这本主要著作——导言作者）的書长时期以来曾是德国共产党人的問答教科書”。^③ 最后，馬克思在 1844 年在巴黎出版的《前进报》上作为最重要的証言写下了那著名的詞句：德国“資產階級

① 引自約·卡·布倫奇里：《瑞士的共产主义者。根据从魏特林那里發現的文件。委员会給苏黎世州政府的报告書全文》，1843 年苏黎世版，第 28 頁。

② 卡尔·格律恩：《路德維希·費尔巴哈哲学思想的发展》、《費尔巴哈的通信和遺著，1820—1850》，1874 年萊比錫和海德堡版，第 365 頁。又費尔巴哈致弗里德里希·卡普的信（1844 年 10 月 15 日）。

③ 《海涅全集》第 6 卷，1890 年萊比錫版，第 45 頁。海涅在这里趁敘述他和魏特林在漢堡相会（1844 年）的事，对魏特林作了若干描写。虽然在海涅的諷刺之中，也不能否認他对于魏特林作为年輕的无产階級的代表所表示的崇敬。

及其哲学家和科学家哪里有一部论述资产阶级解放(政治解放)的著作能和魏特林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媲美呢? 只要把德国的政治论著中的那种俗不可耐畏首畏尾的平庸气来和德国工人的这种**史无前例**光辉灿烂的处女作比较一下, 只要把无产阶级巨大的**童鞋**拿来和德国资产阶级的矮小的政治烂鞋比较一下, 我们就能够预言德国的**灰姑娘**将来必然长成一个大力士”。^①《和谐与自由的保证》出版以后不久就被译成英文、法文和挪威文, 后来又译成匈牙利文。

《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的意义和阶级内容在马克思对于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格律恩、皮特曼、吕宁、爽尔格斯、西米格等)的论战中得到了明白的说明。在他们的机关刊物之一《莱茵年鉴》里不但一般地否定了“粗野共产主义”的任何价值, 并且特别指斥了魏特林的共产主义, 认为他只是提供了“一种对于他在巴黎和日内瓦学来的傅立叶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思想的加工”。共产主义者的唯一成绩只是“在于建立种种制度或是一些同样地完整的社会秩序”(如卡贝的“伊加利亚”, 《公共幸福》^②和魏特林), 它们都是“一些教条的独断的”东西。^③对此,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里指出说, 这种虚空傲慢的说法, 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这些制度的真正的内容根本不在于它们的系统的形式, 而是在于它们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表现出来的“时代的需要”。“对于每一个这样的体系来说都是有一个民族全部过去的发展, 有种种阶级关系的历史形态, 以及它们的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和其他

① 马克思:《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83页。

② 指夏斯特吕克斯的书《论公共幸福,或论不同历史时期的人的命运》,两卷,1772年在阿姆斯特丹匿名出版。

③ 见海·皮特曼编《莱茵社会改革年鉴》第1卷,1845年达姆斯塔版,第170页;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人道主义》,作者西米格。

的后果为基础的”^①。因此，一方面是馬克思、恩格斯和魏特林，另一方面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两者之間的階級对立是很显然的。当魏特林作为工人階級的代表，——他知道未来只是屬於工人階級——正想用这一部著作作为他的階級指示出达到共产主义的必要手段和道路的时候，并因此也就是表达了真实的、合規律性的“时代的需要”的时候，那些“德国的”或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們从他們的小資產階級的立場出发，却采取了徒劳无益的尝试，企图阻止革命的发展。他們的工作首先在于，通过他們的所謂“片面性”的“克服”来貶低法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文献的价值，从而貶低魏特林的威信，后来他們也就显出原形，原来这些人是普魯士专制主义的雇佣文人，被用来反对力求上升的資產階級以及和資產階級一起形成的无產階級。^②

以“教条的、独断的”非难，加于《和諧与自由的保証》一書并不完全恰当。魏特林自己就曾再三地指出过，对于他來說重要的是推翻旧的社会，而不是“各种心爱的关于新建筑的計劃”。如果說他不但用他的著作来揭露現存社会关系的罪恶和証明被压迫階級必須团結起来，并且同时试图草拟出一个未来社会的图景来，那只是为了給无產階級的运动指示一个方向，給它一个美好的目标。他不只要指出，社会在一个坏的組織里是什么，而且还要求指出社会“在一个好的組織里又能够是什么”。因此和教条主义相反，在他的整个的著作里都貫穿了进步的思想。“从来沒有过一个万古不变的、永远是最好的社会組織，因为这就首先必須假定人类精神能力的停滯和进步的停滯，这是不可想象的事”。^③ 因此魏特林在当时

① 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态》，1953年柏林版，第491頁。

② 馬克思和恩格斯給了“真正的社会主义”一个彻底的、毁灭性的批評。可着重参看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态》，恩格斯：《“真正的”社会主义》和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各書的有关章节。

③ 本書第57頁。

决沒有把他的計劃——人們試想一想那些偉大烏托邦主义者是如何的頑固——認為是一个絕對的一成不变的制度，而是看作一个提供討論的題目，並且在他的著作的結尾部分要求大家把問題和改善的建議寄給他，以便在《年輕一代》上能够繼續討論。恰恰是在詳細地描述未來社会的种种組織的時候，他再次地強調說，另一种其他的形式也是可能的，並且这样一类的問題和推翻資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必要性相比，是一些次要的問題。^① 最后他还忿恨地指斥那些傅立叶的反动的信徒，因為他們追隨他們的老师，在共产自治村里要把对資本和天才的評論放在劳动之上。“豈有此理的荒謬！”魏特林写道，“这个荒謬，我們的傅立叶主义者用魔鬼的力量也摆脱不掉。他們仍然站在他們的老师 1808 年所站的地方^②，看来是还要僵死地站下去。前进吧！前进吧！你們这些社会主义学派的人物”。^③ 但是在这个时候魏特林本身也沒有完全摆脱教条主义。

当时对于魏特林还有另一个指責，涉及到所謂他的思想的不独立性。同样的，后来在对于他的思想发展的淵源的研究中，把魏特林的成就里的有原則意义的新东西也大部分都忽視了，人們片面地着重举出他和以前以及当时的烏托邦主义者共通的地方，这是由于魏特林后来的发展而引起的一种誤解。

当然，魏特林在他对于現存社会状况的批判里，以及在他的未來社会的草图中，是曾經加工利用了当时的思想資料的，尤其是他居留在巴黎的時候，上面說过，当时巴黎是一切反对派和革命力量、革命思想傳播的集中点。在对于商业的批判上，魏特林受傅立叶的影响最深；科学（“能力”）在社会里的领导地位这一思想来自圣西門；在私有財產的研究上，他根据于蒲魯东；在金錢問題上，則

① 參看本書第 212 頁。

② 1808 年出版了傅立叶的著作：《四种运动論》。這本書曾給予魏特林很大影响。

③ 本書第 258 頁。

表现出对于欧文的倚赖。但是要在每一个细微末节上指明这种倚赖性是很困难的，并且就原则上来说，这些都是次要的问题。何况，魏特林并没有受过高等的学校教育，一直又过着一种不安定的生活，他是当代的哲学以及特别是那些所谓“学者”的公开的反对者。但是他利用一切机会自己继续进修，书读得非常之多，虽然是沒有系统的^①。正因为这样，马克思举魏特林作例子，反对卢格而为“德国工人总的文化、知识水平或者他们的接受文化、知识的能力”^②作辩护。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为魏特林采纳英国的、特别是法国的社会主义要素的合乎规律性的理由作过理论的说明。“在德国人面前没有摆着象法国人和英国人面前那种成熟的阶级关系。因此德国的共产主义者只能从产生那些基础的阶级关系状况中去取得他们的体系的基础。因此那唯一存在的德国共产主义者的体系，是一种在受小手艺工人的社会地位所限制的思想方式范围内的法国观念的复本，这原是完全合乎自然的事。”^③因此“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所狂妄地指责的地方，反过来正足以证明是魏特林的成就中的一个必要的因素。正是由于从那些和比德国或瑞士更成熟的阶级关系相应的理论中采取了大量进步的要素，才使他有可能会在一个一定的时期内成为德国无产阶级的居领导地位的理论家。只要概观一下《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的批判部分，就可以看出来，这决不只是德国或瑞士的“手艺工人的社会地位”——魏

① 1843年6月间，魏特林的住宅被搜查，从被没收的书籍名单中，对魏特林的阅读范围可以有一个不完全的、但是很有价值的概观。当时搜查到的有一本英文字典——魏特林确实学会了英文——，有施特劳斯的《耶稣传》，柏拉图的《理想国》，亚当·斯密的《国家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以及宗教狂人阿尔勃莱希特的各种著作（参看本书第36页注1）。又参看E·巴尼科尔：《被囚的魏特林及其〈法庭〉一书》，1929年基尔版。

② 马克思：《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8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953年柏林版，第491页。

特林的观点主要是在瑞士巩固下来的——能为一个这样尖锐的、预示出发展方向的批判提供根据的。“……使这些手工业者感到光荣的是如下一情况，即他们虽然还不是真正的无产者，而不过是向近代无产阶级转变的一部分还没有跟资产阶级即大资本处于直接反对地位的小资产阶级，但他们竟已本能式地预料到自己将来发展的前途，并且构成为——虽然还不充分自觉地构成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了。”^①但是另一方面——这是具有最后的决定性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德国正开始迅速地发展，无数的矛盾产生了，并且宣告了资产阶级革命，在这里这个革命在种种更为进步的条件，必须比十七世纪在英国或是十八世纪在法国所进行的革命更加彻底。这些进步的条件首先是在于有了一个更成熟的、数量上更强大的无产阶级，后者现在必然要带着它自己的要求而出场。魏特林的历史功绩，因此只能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衡量，就是他做了一些什么工作，来唤醒和促进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以及如何为工人阶级指出他们在未来革命中的任务。

虽然在这段时期内，魏特林主要是在法国和瑞士工作，但是他仍然直接是在为德国工人阶级而活动，因为在国外他几乎完全是在德国手工艺工人之间活动，他的著作也是用德文写的，并且立即被传到德国国内。恩格斯曾指出过，“正义者同盟”在它的中心迁往伦敦（1840年初）以前主要是一个德国人的联合会。这也适用于后来在魏特林领导下的在瑞士工作的盟员，而只是在伦敦才有可能逐渐地从一个德国的同盟成了一个国际的同盟。^②在四十年

^① 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340—341页。

^② 参看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339页。

代里生活在巴黎的有五万至六万德国工人^①，其中成衣工人占絕大部分；在瑞士当然人数較少。这些工人的流动性是很大的，——因为絕大多数是手工艺工人，他只想居留一定的时期。此外，还有許多国际联合会，則是由于“各賢明的政府給了同盟很大的帮助，因为它們把每个不称心的工人——其中十个有九个是同盟的盟員——都驅逐出境，結果就把他們变成密使了。”^②

因此，恰恰是从他这本主要著作我們可以这样說：魏特林是自觉地、一边倒地代表了他的阶级利益的。“……我們是两造，这是毫无疑問的；因为你們消費，我們生产；……”。^③他說到他的同志們怎样督促他，要他写一本書。“这是一种最大的鼓励；……他們为我劳动，我为他們劳动；这件事如果我不做，自然还有可以替代我的千百个人来做；但是既然我有了这个机会，我就有义务来利用这个机会。”“因此，……这本書并不是我的作品，……我在这本書里汇合了我的同志們所集合的物質和精神力量”。^④和那些烏托邦主义者相反，同时也和卡貝、勃朗、蒲魯东等相反，他确信向統治阶级和政府呼吁，只不过是枉費时间和在工人阶级中間培养錯誤的希望。

在“可能的过渡时期”一章里，魏特林嘲笑种种迄今为人所倡导的改良主义的改变社会状况的手段，例如要求改善教育制度，要求出版自由，要求改善对病人和老年人的扶养，要求一种比較公平的捐稅立法制度，要求选举自由或甚至要求傅立叶式的联合組織。他看到，这样一些改革只是补綴工作，如果說这些在資本主义的社会秩序里也有可能的话，它們也并没有抓住罪恶的根源，相反的是

① K·奥伯曼：《在第一次德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工人的地位》，1950年柏林版，第32頁。

② 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358頁。

③ 本書第112頁。

④ 本書第57-58頁。

保持了剝削。因此在未来革命中的主要的任务，只能是消灭对于生产手段的私人所有制，或是，如魏特林有一次說的，“要把他們用来危害我們的手段夺取过来。”^①

这件事工人阶级只有在一次革命里才能完成。“推翻旧的事物就是革命；因此进步只有通过革命才可以实现。革命万岁！”^②这些見解十分清楚地表明了，在魏特林和那些烏托邦主义者以及他們的反动的后繼者們的看法之間有如何原則性的分歧和不同，并且說明通过《和諧与自由的保証》一書，他对于工人阶级的解放曾作出了多少貢獻，他揭露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間的不可調和的矛盾，并且号召工人的結合和他們的阶级团結。

魏特林的最重要的功績在于，他在工人阶级里找到了唯一的力量，只有这个力量才有能力消灭剝削，并建立起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的社会。由于这一点他远远胜过那种呼吁統治阶级的理解和同情的烏托邦主义。

但是尽管这一認識是非常出众的，尽管魏特林由于这种認識和那些烏托邦社会主义者如圣西門、欧文和傅立叶有很大的区别，就无产阶级革命如何实施这一点說，他仍是一个烏托邦主义者。这里表现了魏特林的“受小手艺工人的社会地位所限制的思想方法”，他永远沒有能达到对于一般社会生活，特别是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規律的科学認識。因此在他的著作里，令人惊奇的远見与尚未克服的宗派观点；真知灼見与幻想；对現狀的深入批判与草率的烏托邦空想，革命的力量和預見与历史局限性互相結合在一起。

魏特林的历史觀——如他在《和諧与自由的保証》一書里所表现的——是并不一致的。它在基本上是唯心主义的，但是有許多

① 本書第 267 頁。

② 本書第 244 頁。

傾向朝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突破。魏特林把人类历史分成三个时期：原始状态时期，从私有财产的发生到目前的时期（不平等和压迫的統治）和共产主义时期。向第三个阶段的过渡必須在現在就准备起来。完全以启蒙的意义去理解的理性，在他看来也是社会的主要动力。但是因为发展在一开始的时候是受获得的欲望所决定的，然后享受的欲望和它合在一起，这两种欲望一直統治到今天，因此理性、知識就受到排挤和压迫。但是理性就长期来說是更有力的东西；它不久就会克服貪欲和私利，为无阻碍的进步扫清道路。

但是在这样一个——粗略地勾划的——历史观里，魏特林达到了一些重要的認識，凭着这些認識他远远地超出了资产階級烏托邦主义者的認識之上；其中例如他达到了这样一种見解，認為有許多特定的階級的存在，它們的行动是由經濟的因素决定的，并且和这些階級相应的各有一种一定的風俗道德；此外他还作出了这样一种論断，認為国家——和一切上层建筑一样——不是中立的，而是只为統治者服务的；最后他达到了这样一种有决定意义的認識，就是認為理性不能自行取得胜利，而是必須通过工人階級的革命行动把它帶領到統治地位上去。

按照魏特林的这种历史观去进行經濟关系和“社会罪恶的根源”的研究是反历史主义的和唯心主义的；在这里它絕對落后于，例如傅立叶的那些卓越的見解^①。今天来詳細地逐一批判他的錯誤（首先是他关于私有财产的起源的提法），是没有什么意义的，那就仿佛是故意要用这些錯誤把一个偉大的革命家描写得十分可笑了，何况资产階級的敌人也早已这样来利用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态》一書里已經指出过魏特林的“局限的思想方

^① 参看恩格斯：《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一書中有关傅立叶的論述。

法”，后来恩格斯說到“正义者同盟”的盟員的时候曾經写道，“每当問題关系到具体批判現存社会即分析經濟事实的时候”，不可避免地“手工业者旧有的成見对于他們就成为一种障碍。”^① 如果撇开这些不談，魏特林对于資本主义个别經濟現象的批判是非常尖銳而中肯的。同样他那論断，認為国家、法律、教会等等組織的任务是在于保卫和維護当前現实的經濟关系，也是一个特別值得我們重視的論断。

关于魏特林的未来社会的草图的問題，也很值得我們重視，他曾试图超越那种所謂平均的共产主义（恩格斯曾經明白指出过“法国的原始平均共产主义”和魏特林的共产主义之間的区别^②），就是在于他們所提出的能力选举和交易小时的制度。魏特林想靠这两个因素，一方面能防止未来社会中可能出現少数的特权統治，但是另一方面仍然能保證个体成員的自由更大的發揮余地。天才，也就是說优秀的工人和科学家，虽然不允許具有优先的地位，（如同傅立叶所赋予他們的那样，并因而也沒有任何机会去压迫和剝削別人，但是可以通过他們特別的劳績而爭取一种在經濟生活和国家管理上更受人敬重的地位。最后，額外增加的劳績——通过交易小时——應該給予額外的“享受”和“自由”作为报酬。无疑这是——虽然不清楚，并且只是从个人利益來說明的——一种卓見，認為劳績在共产主义里必須得到特別的表彰。

就那逐漸成熟起来的資產階級革命來說，这对于魏特林作为德国无产階級的理論家，是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的，这就是他对于这个革命究竟采取什么态度。他很正确地断定了資本主义是不能通过改良来克服的，改良不可能触及到它的基础。但是由于他缺

① 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341頁。

② 同上書，第343—344頁。

乏对于社会的规律性的认识，他忽视了当时在德国首先是要帮助资产阶级在未来的革命中完全战胜封建主义，并且，忽视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自由对于无产阶级的组织和发展所具有的重大作用。这种认识的缺乏以及他对于一种尽可能地激进和彻底的革命的急切关心，使得他否定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自由和对于这些自由的要求^①。他在当时的条件下，空想地把共产主义社会提出来作为直接斗争的目标。因此就不能回答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中的无产阶级的战略和策略这个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

由于他对资产阶级革命的否定和要求立即实行无产阶级的革命，也就产生了一种对于民族问题的错误的总评价，尽管在这方面他给无产阶级介绍了许多重要的知识。他揭露了军事制度的假象的荣誉、操练、惩戒，揭露了那种贿赂公行的腐化现象，凭着这种贿赂，富家子弟可以逃避象压迫本国人民那样来压迫其他国家和平人民的那种“祖国”的任务。他讥笑沙文主义的“祖国保卫者”的陈词滥调，它不过是要为资产阶级的目的来利用无产阶级。“外来的敌人不会再夺去我们的财产，因为内部的敌人早已把我们的财产抢光了。……一个人在一切外国所不能获得的东西，在祖国内也毫无所有，这个人对于所谓祖国能有什么爱呢？”^②，“并不是祖国在危险中，而实在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孩子、我们年老的父母以及青年的前途在危险中。”^③“一个这样的祖国，它养活它的一切成员，而不养活游手好闲的人，我可以喜欢它，为了它值得尽力，去为反抗非正义的事而斗争，为这样一个祖国，人们能

① 魏特林完全看出，例如出版自由的好处，但是他认为这对于争取真正的自由来说只是事情的一半（参看本书第248—249页）。在这个问题上他——虽然从另一个前提出发——无疑接近于“真正的社会主义者”。

② 本书第125页。

③ 参看本书128—129页。

够牺牲生命、血肉和自由；但是为了我们的祖国？”^① 同样随着这样一些论断，魏特林也说出了一个重要的认识。无产阶级的形成和反动派所谓的工人是“没有祖国的家伙”的说法是彼此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魏特林明白地看透了这样连带关系。如他所看明白的，一方面无阶级的直接的敌人是他们本国的资产阶级，另一方面为了和这个敌人斗争必须和国际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并且声明团结一致，所以他也认识到并且揭露了资产阶级的企图，就是要将本国的工人阶级和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隔离开，并且把外国的资产阶级宣布为他们的主要的敌人。对于这种资产阶级的欺骗说法，魏特林傲然地提出了他自己的无阶级的见解：工人阶级——居民的大多数——只要生产资料还被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他们就不会有祖国，这些少数人掠夺他们自己的国家，并且也掠夺外国以及外国的居民。所以战胜资本主义社会的斗争同时也是创造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祖国的斗争。

魏特林因此曾揭示了资产阶级的和社会主义的国家的一定的本质的特性，但是并没有透彻地看到它们的发生和发展的历史的、规律性的过程。尽管有他那一切正确的论断，但是他没有认识到在德国建立一个统一的民主的民族国家是一个不可推延的历史任务。他的论断：工人无祖国，因为他们一切国家里都失落得一样多、占有得一样少，这句话同样也被包含在《共产党宣言》里，但是在那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时特别提出来，建立一个民族的德意志国家——虽然暂时先在资产阶级的领导之下——构成为无产阶级斗争的前提之一。这一点是魏特林所完全没有考虑到的。

魏特林的最重要的成就就在于这一见解，即认为实现永远消灭人剥削人的革命，唯一地只能是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任务，只有

① 本书第 126 页。